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 沈

文公十一年 于承筐 水經注襄陵縣西卑里有承匡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敗狄于鹹 鹹即桓七年之咸丘山東通志咸丘在曹州府鉅野縣南境

傳 于防渚 元和志房州房陵縣翻騶以爲防陵即春秋時防渚州州得名自此方輿紀要房陵城今鄖陽府房縣治

錫穴 續志漢中郡錫縣地出錫故以名縣釋文又作鍚音羊非也一統志錫縣故城在興安州白河縣東方輿紀要錫義山在鄖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子駒之門 山東通志魯郭門北西三門最西者曰子駒門

皇父之二子死焉 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穀甥班鄭衆以爲穀甥牛父二人

死皇父不死焉馳以為皇父之二子從軍為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

如今皆死誰殺緣斯站焉說是也案左右與馳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

父與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二人貴者主記所以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　陸粲曰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

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周首之北門　山東通志周首亭在泰安府東阿縣東北

十二年郕伯來奔　杜預云辟穿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

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

其然乎案去郕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

則真郕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耳左氏則[illegible]也故左氏明言

非禮則可知是故子叉論年即位以見禮從之[illegible]得謂之非禮乎春秋書宋

未就魯本志欲反之其國耳

楚人圍巢　一統志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戰于河曲　水道提綱黃河又西南逕同州府朝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州城也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自歸化城西河折而南行至此計二千五百餘里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蒲州當大河西面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

城諸及鄆　漢志琅邪郡有諸縣又東莞縣孟康曰故鄆邑水經注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也世祖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莒城東北四十里諸城之故東莞城也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州府沂水縣東北四十里十三州記云魯有

東西二鄆昭公所居者西鄆在東平當魯而爭者為東鄆即此縣是也

傳　襄仲辭玉　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注云圭贄之重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杜未見禮經故為肥說趙汸補注云傳錄賓主辭令以見秦人之進乎禮

厚賄之　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取羈馬　元和志羈馬故城在同州郃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寰宇記在蒲州河東縣城南三十六里按在蒲州府南者是也

范無恤御戎　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明是為中軍之御七年之步招戎津亦是中軍之御與右耳

若使輕者肆焉　大雅皇矣箋云肆犯突也

七 坐甲）言秋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示戒且坐之于地也

七 獲一卿矣）此趙穿為公壻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時非卿

七 憂綏）李衛以向對綏者御僕之言也杜衛車後相語之文綏出禮疏

之綏登車索詩之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十三年舍于柴）水經注華水東逕柴城北即北林亭也詳在後

傳）處瑕以守桃林之塞）續志河東郡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于

猗氏縣下引此年處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菑水注

之西北逕曲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

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按僖卅年傳許君焦瑕杜預

亦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曲沃汲郡紀年

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曲沃傳以焦瑕寧構而注以焦曲沃寧構則曲沃郎
瑕之變名皆在弘農陝縣于晉爲河外而解與猗氏之瑕非秦所侵及者
嘉所當明矣杜預注此横分瑕與桃林爲二當題其遠傳荀令踞宋邑
于晉傳又何云處瑕乎元和志桃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能賤而有恥 服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爲貴當
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 服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
書之以爲三筴韋昭曰筴簡書三筴三卿之一通 欽韓謂三筴古誥戒之辭
荀子大略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

即下文二語我屬之辭秦人不容以為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釋此說是

而繞朝之言當矣而為戮于秦

其處者為劉氏 疏云此句為漢時說左氏者插註以證漢劉氏為堯後者也

私姓案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公生煓字執嘉生漢高祖邦

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明生遠遠

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

生仁號豐公仁生煓字執嘉其譜系如此寔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廿四年傳

記宣子之言在周為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偽造也說詳後漢書賈逵

遷于繹 杜注繹山在鄒縣北繹邾邑也而依以為名也山東通志邾國在兖

州府鄒縣西南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邾即此邾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邾文公所遷城周二十餘里在繹山之陽寰宇記所云上冠峯巔下瞰鄒墅

舊制因之滕是者如伋說為紀王城

文子賦四月 杜預注與詩疏引王肅義同按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水經注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也方輿紀要新

城在歸德府城南

公孫敖卒于齊 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

死而無所寄其身也

齊人執子叔姬 上云齊人執單伯是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叔姬又

執子執君母矣然此兩人不可云及故別書齊人程氏謂均示齊國之人罪矣

傳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預云孛彗也非也晏子諫齊公禳彗星名作字案使禳之晏子曰何瞑在彗茀又將見矣則星孛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偏指曰彗光芒氣四出曰孛宋史天文志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主大亂主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為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　杜預云請以卿禮葬於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至堂阜知惟請歸葬者不及望卿禮也

夫己氏　己讀如從甚之子之甚揭之之求其義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和夫己氏猶云夫夫

十五年

單伯至自齊　單伯之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而被執則

魯所移故其歸春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徑可知也且専為還齊所徑必有主人之禮以謝屈辱故子至自齊徑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昧然以為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係而竊取公穀証固之說此真憾事也

伐蔡戊申入蔡 穀梁以伐入兩举者伐而不即入故兩举之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举者初伐其竟内戰在國都故亦兩举之也

其官皆從之 謂上介与衆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註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是上下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問多不能如周之太平之制故举其備禮為貴非有所褒也

于亞旅 亞旅次大夫及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 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王制疑之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之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何以此及昭十三年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據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事沈氏之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為請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喪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已不視惟堂而哭）雜記朝夕哭則不帷鄭云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肂也檀
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云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
以避嫌帷殯或亦辟嫌無夫之意也然惟堂帷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敬姜則
為二人者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師兄弟以哭之）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始死親者在室衆兄弟堂
下北面注衆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
門外注云大功有同門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據襄仲與穆伯為
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八年盟于鄭丘）續志宋公國周名鄭丘漢改為新鄭平帝徙宋公于此江南
通志新鄭城在穎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鄭城畢築以為當在宋

阿縣境去泥于杜預齊地之言也

師于大林 御覽七五十 任瑞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春秋師于大林即此

彙纂云荊門州西北有長林城

訾枝 史記蜀伐楚取茲方正義云古今地名荊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

方楊訾枝當是今荊州府枝江縣

率百濮 濮即楚也尔雅釋地南至于濮鉛周書王會解伊尹為四方令曰

正南百濮 通典三 逸周書諸濮之域皆出楮先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

南之蠻丹砂所出之楚卜人蓋濮人也其名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

濮赤口濮黑棘濮

至于阜山 一統志阜山在鄖陽府房縣南一百五十里

阪高 蓋即當陽之長阪也輿地紀勝長阪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北二十里

及庸方城 元和志方城山在房州竹山縣東南三十里頂上平坦四面險固山南有城周十餘里一統志方城亭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方城山上庸故城在縣東南四十里本庸國

魚人 方輿紀要魚復故城在夔州府奉節縣城東五里

子貝自仞 一統志貂兒洞在宜昌府興山縣西北百里山路險峻可達鄖襄又縣東北百二十里有茗蕃塢之長四十里路徑險隘行者攀索乃得出鄖襄間之間道廿又八里荒在縣東百里路出鄖陽府保康縣界兩邑間林木深晴路行卑汇

王子君祖母 賈服逵母為君母則君祖母是逵祖母之稱杜預許注俱祖

毋之辭非也

使師甸攻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磬于甸人

師甸即此官也

十七年傳晉侯蒐于黃父（方輿紀要烏嶺在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即黃

父杜預曰一名黑壤宇文周謂黑壤為烏嶺與平陽府翼城縣接界

以蕆陳事（方言蕆備也又解也廣雅釋詁同郭璞注方言云蕆亦訓敕

率貫服之訓也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淮南說林與此語同高誘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

凡有幾何言常畏也

鹿死不擇音（服虔曰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

急之至也預案武曰莊子欲死不擇音郭象義同音注服說

鋌而走險 鋌讀如挺香因之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注虔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朝于齊 長曆云魯莊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罪也 此追引鄭事齊桓之時鄭因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今子

而大以敝邑也齊于尔時未嘗見罪言胡為苛求乎

公婿池 韓非子儲篇公婿其名與民同門墨依其鄰此公婿之證

敗戎于邥垂 服云邥垂在高都南水經注邥垂亭在高都城南七里遠基

在焉一統志今在洛陽縣南

十八年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寢處之所卒於墓而顛或升高而頹俱未可知

穀梁曰臺下非正也

子辛未詳年故不稱君臣葬故稱之不名之范甯曰諸侯在喪臣葬之稱
傳惠伯令龜令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大卜眂高命龜士喪禮宗人即席
坐西面命龜故卜注者之事陳龜也貞龜也涖卜也命龜也眂高也作龜也其
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奉玉帛
以詔聘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大卜此惠伯命龜亦因
事以衛命之賈疏云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身為帶事則大宗伯涖卜其餘
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事則大卜涖卜卜師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舍爵于廟而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
與此同杜預注飲酒訖者鄙詞也
仲叔瑕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辛不可之叔視頊其武曰亦讀

之耳

焉矢之中　說文𦳊糞也讀舍亦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者

義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戴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注李賢注曰馬通

馬矢也

在九刑不忘　周書嘗麥解太史筴刑書九篇左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　韋注醜類也左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此注不屬

渾敦　玉篇作倱伅

饕餮　高誘淮南注一作叨飻

宣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服云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杜傳云稱遂者

謂亦不女從宣公服以表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其賤之也按公穀傳與

服說同異星哥求孔氏依杜權指爲爾文亦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
姜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猶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異姜而
說此猶指爲缺殘是自尋方便耳
于平州　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　通志云在縣東北六十里有故城
名文字縣疑即其地也
于棐林　一統志棐城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二
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侵崇　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鯀封崇伯國在豐鄗
之間周有崇國君趙崇侯虎長安志甘亭在鄠縣西南五里殷爲崇國
傳以定公位　杜云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非傳意也春秋

時君見其殺之禍敵國至上莫不奔已死之舊交而會廷猶之私恩於是

覲之往以為與于會盟已結隣援國人亦欲堅降心莫可諉何此隣國之

邪也等之會盟者有邪矣蔡穆之君豈謂邪惡便可除乎時無討惡之人

嚴然目之曰諸侯則經亦不諱亦書之曰只與侯也非特經為微辭也左氏身

為魯史記魯之事亦不能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此事豈敢以為惡而明以

避深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議遂亡

曹人將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橫辭使成義例其蔑經而誣傳也甚矣

遇于北林 水經注林亭南有新鄭縣故城北于許里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

指是為北林

二年戰于大棘 續志陳留己吾縣有大棘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曰大棘

鄉故安平縣中士人數有為易以後刺其地為楚所并方輿紀要大棘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又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司馬法定爵篇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又 文馬百駟 文馬說文引作䮑馬云畫馬也 按周本紀求驪戎之文馬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獻之是借畫為文則不須遠求惟此傳百駟乃是畫文而飾朱其尾鬣

又 子之馬也 按此為叔牂語非馬也其人也乃華元答語注言如鄭衆說

又 華元為植 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曲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築城楨也屬賦丈尺當從後鄭

棄甲則那[illegible]也[illegible]

于思于思（小雅瓠葉箋斯白也今俗語斯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思

與斯聲同故賈逵以為白頭貌此古訓也又說卦巽為宣髮虞翻曰為白故

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皙

者類于此

遂自陰地（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從臺上彈人（元和志晉靈公墓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

三進及溜（溜即霤有門內之霤燕禮賓執脯賜鐘人于門內霤是也有

階間之霤鄉飲酒記磬階間縮霤是也此及溜乃階間之霤也三進者按

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公降立于阼階之

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始也入門霤西當

庭及玉升階苦霤則三進矣 前子中庭皆仲反入依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云云此三進之證也

觸槐而死 晉語作觸庭之槐而死韋昭曰庭外朝之庭也杜預云趙盾庭樹

顧炎武曰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指此街衢之樹也周禮立樹以表道管

子輕重戊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晏子內篇景公有所愛槐令

吏謹守之唐世京兆朱雀街亦樹槐

過三爵非禮也 小雅賓筵三爵者獻也酢也酬也玉藻君子之賜之爵禮已三爵

而油油以退疏即引此傳指此語三爵禮成則可退疑所應患之辭非爾論乎

說讀無棄讀如

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坂三十里一名雷首山在蒲州

府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坂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

悟也趙竟乃免　言會有黃出索他國若不再反乃可逃獄君之名

餘子　餘子即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爲之卒在遂爲餘夫也書傳

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周傳言適子十五入小學子二十入大學餘子

之稱猶沿于後世呂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又離俗覽齊楚相與戰平阿

之餘子亡戟得矛說苑至公篇佛肸用中牟畔趙此餘子即其稱後世之皆謂

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爲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　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妻言之謂之女君自妻子言之謂之

君母趙盾稱爲嫡子猶以姬氏爲君母

旄車之族　詩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路引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　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按傳言族不言官屬按族謂

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宗內之事盾為

中軍帥亦自為小宗何杜以宗主責盾孟康季子

三年傳逆及鄭鄭即康延之謂歟水經注康延邑下有延津

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

吾使翁難乙卜于白若之龜 龜曰 乃為 兆之言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

前編云語即所謂為鑄九鼎龜方有德之辭而非指禹書經墨子之說

鑄鼎象物之山海經所說形狀物色殊形之圖畫也呂氏之識覽周鼎著

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鼎著象

為其理之通也又離謂篇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沮由子本作適 又達成篇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又

為高並著其事

逯數后周興著祭个馬履之為其子陽中所謂周興即夏縣于祖其大
異則焉之續異此猶猶照神无二心嫡秉法戒

不逆不去 惠註言者作桀傑不義

定公于郟鄏 續志河南縣東城門名鼎門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
韓念幕送鄭十枝理序序宗鼎門外一統志郟鄏陌在洛陽縣西

姞吉人也 椿吉人之字当為佶

刈蘭而卒 或有人誤刈蘭因而種以死又一義種之欲試勤已之生死因刈蘭而
果卒

四年平莒及郯 一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与江南邳州接界
通志郯故城在今縣北废城

傳奸教之口）韓非難四明君不懸怒（首然不可行謂之懸）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

然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兒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乃述行矣）小雅廣詁乃汝也

關殷有令尹）殷為令尹當係子孔之後傳言子大宰者叙次相連及之

縣陽而殺之）水經注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一統志漻水在德安府隨州東北魏志文聘傳屯漻口是其處矣又有漻河一統志源出南陽府西馬峙坪南流至新野縣界合湍水紀要湍河在南

陽府鎮平縣東四十里以下文云澤野謂之此南陽之瀼河也

逆走澤野）即南陽府之新野縣方輿紀要新野南至棗陽府一百十里

師于漳澨）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今為鄖陽府房縣之景山在縣南稍西百三十里東南過蓼亭

又東過章鄉南方輿紀要漳水在安陸府當陽縣東北四十里自南漳縣流入

境東南流逕麥城又南合于沮水水道提綱大江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西南

境之沱口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

戰于皐滸）水經注沔水東逕荊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也張衡南

都賦曰游女弄珠于漢皐之曲漢皐即萬山之異名也方輿紀要萬山在襄陽

府城西十里

著于丁寧）前注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注丁寧古謂鉦也

以貫之錯轂 服云錯轂〻〻蓋如錯所以激轂亦以當天一日車轂上鐵也或曰
兵車吾侵轄謂之錯轂按服前後說是也吳子圖國篇革車奄戶縵輪
籠轂且兵車皆長轂故須籠轂防擊觸杜預謂以錯為金飾矣已訛無
往上激貫且不通事理

要于鄖 前志江夏郡杜縣應劭曰左氏教要于鄖今鄖亭是也一統志漢雲杜故
城在安陸府沔陽州西北 沔陽州今屬漢陽府 鄖城今德安府安陸縣治即鄖同

夢中 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左傳鄖夫人之女棄于夢中是
雲字云邦子濟江入雲中又云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亦通稱
綱雲夢跨江南北且八九百里今自枝江而東為松滋東南為公安又東南
為石首為華容復江南之岸皆云雲夢澤即古所謂江南之夢也 江南之夢皆首吳江水支

津咸渠避乃得南入洞庭山復入江

楚人謂乳穀 漢書叙傳作穀如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 方言虎或謂之於䖘注云今江南山夷呼虎為䖘音狗竇

五年傳反馬也 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云將送也箋鄭箴膏肓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云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箋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高固秋月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祭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年傳圍棘及邢丘 水經注引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曰懷一統

志平皋故城在懷慶府溫縣東即古邢丘

以盈其貫 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鄰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
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云貫猶習也劉炫規之以為物在繩索之貫
不得為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从毌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云貫穿也以繩穿
物曰貫々滿貫之貫猶俗通行杜解均然而疑生而庇護是何心也

殪戎殷 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書戎殷者言用
兵伐殷也杜預以殪為盡也按韓詩殪死也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武王皇
考殷之數者哉

王子伯廖 曰王子以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六年伐萊 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東萊萊子

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爲險隘俗名茱子關通志茱子城在縣

東南二十里

傳）取向陰之禾（蓋西河茲氏縣地方輿紀要向陽城在汾州府西二十里一名縣黃

水源出向陽峽下流合于原公水今涸

八年至黃乃復（山東通志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之道

南黃城郛杜預云爲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返以殯還亦禮也猶以尸將事

者王杜國而死則君以柩造於朝未通命而不幸有疾將殞于死與其虧命

失辭不如還而擇能其使者于公私兩得也君之視臣如腹心豈爲其死而猶

不相接哉

辛于垂）垂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山東通志垂亭在曹州府之河澤縣西南

猶繹（遲）頌絲衣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郊特牲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繹又于其

堂（此說門堂）神位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故云祊之

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

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二是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

亦謂之祊有司徹是大夫儐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而別牲

故牛人云享牛求牛鄭云求終也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按毛詩云自

羊徂牛則天子諸侯繹祭又新殺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元志杜預以甲子爲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

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爲七

城平陽）漢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晉志作新泰水經注于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

晉武帝元康元年改為新泰縣元和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

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泰安府新泰

縣西北世山下城東知其為南平陽東平陽也南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

逵）及淯納）梁箋云淯水當在今江南廬州府東境按傳云盟于蠡蓋近之

丹陽湖）元和志丹陽湖在溧陽縣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今屬太平府）分中流為界

九年取根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侍）衷其衵服）衵服中帶之類衵與襗通詩箋云襗褻衣近汙垢釋

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方言汗襦

自關而西或謂之袛裯注亦呼為橦汗也

遂殺洩冶）賈子新書雜事云陳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史曆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公如齊）實奔喪而作諱言者魯非齊之臣而奔喪是自諂于非禮也天王崩終春秋經書奔喪之事宣公猶汲汲于齊忘大義而顧私恩傳出奔喪二字書其事而此傳之類于經者也

傳

逐楚師于潁北）案第云水經注潁水又逕陽翟縣故城北陽翟今禹州潁北當在禹州之北按水道提綱潁水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為二派一東北流經新鄭縣南再折而東南此潁北者在新鄭縣之北也

斷子家之棺）謂剖棺見尸也杜預註斷薄其棺近矣

十一年盟于辰陵 水經注洧水東南逕辰亭東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杜氏之說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

于攢函 即攢茅之邑

楚人殺陳夏徵舒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弒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殺君之賊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貫道云二子不徙之陳絕于陳也惡其與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 謝貫謂二子之惡絕于陳甚迷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

或孔疏而引駁貫服之疵段文詞頗剝 杜預以舉二子之功並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要殺救其誅賊君禍移於寸磔不足蔽辜何功之可補寔義傷從其說乃大失傳旨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豎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

正二子之深旨陳國小君弱不有責成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

而行者而故臣有深德其身不德其世非若後來政臣新故相棄不受之材

直積責之楚子入謂久矣楚之納也亦因陳所欲擇利而歸之耳若使怨

二心之往還是非秉恩來之舉可追武王之誅紂後儒之責楚莊者非也

而未畧作時之情也唉勘見杜預之謬說而反屑于左氏則疏也

令尹蔿艾獵 服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諸子書稱孫叔為期思之

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邱其蔿賈為子越所殺因逃于

凡庭耳漢遂弘孫林敖碑云名饒字孫叔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世本云艾

獵為叔敖之兄

城沂 彙纂云在汝寧府真陽縣境吳志孫討逆傳劉勳乃投西塞至沂

通鑑作涂沂一統志黃石城在武昌府武昌縣東二十里一名涂沂壘

使封人慮事 高誘淮南注揚搉若慮大數名也

抑人亦有言 詩十月之交釋文引詩抑意也周語敘向云抑人故也董子讀為意

當作意人故也蓋前事云未了復起一辭語之抑以其意而生故稱抑為意

謂之夏州 楚策蘇秦說楚王曰東有夏州海陽裴駰史記解弄亂 字誤上當有

許旗杜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夏州謂此一統志夏州在漢陽府漢陽縣

十二年戰于邲 水經注庇亭水自亭東南流于濟濟水于此又兼邲目春秋

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 釋文作扶必反 京相璠曰在敖北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

城縣東六里按管城縣明初省為鄭州治

盟于清丘 水經注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 一統志清丘山在曹州府菏澤縣西南三十五里清丘存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紀要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

傳 庸可幾乎 列子黃帝篇履虛乘風其可幾乎釋文幾本又作冀極乎子張曰吾亡日其庸幾乎疏云庸常也幾冀也其幸也冀爲君子乎

傳 先穀佐之 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杜預何以知是彘季者按杜以士魴之字爲先穀也服云食采于彘故曰彘子

觀釁而動 書武王觀兵孟津是也公羊傳注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服云釁間也韋昭晉語注釁隙也

前茅慮無 雜記注御柩以茅謂以茅旌爲前導也新序鄭伯肉袒左執

茅旌韓非外儲説右上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于茅門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說苑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至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為和門以溟之旌頭在前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應劭漢書音義注云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候闌狗附以為四候闌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殯以為矢以謂何謂之候闌又二十人為營壁去壘三百步言犬其中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罷候遮二十人為狗附處以視聽候望明而設昏而罷遮要害請兵法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十里外遊奕以備又云教刺而獸足而印履于中金道或上冠徽禽而出伏于叢薄之後

候卒以遠聽諜因而深視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擇
寇之騎馳則可以設伏之所若不勘若伏夜牙門虞有逃奔往往將宋有路
白軍王以清旗青旗從北而南從西迂遠大軍過見衛王將每行山後四出迸
攤揚之揚白軍山薛居正五代史宋琦傳後以踏白騎士入陣云云
左進旗蓮通典李靖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旗見溝坑揭黃旗
水揭白旗水澗揭黑旗林木揭青旗野火揭赤旗以鼓五數應之各相聞報軍用后
山林野居往虎落柴營環利鐵鎖大道云
中旗後動尉繚子兵令曰陣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陣有坐陣夫內向所
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陣所以行也坐陣所以止也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將
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

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武之善經也 周書武稱篇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

衆散為弱 杜預云兌柔爲弱說卦兌于地爲剛鹵惠棟曰兌剛鹵亦師

惟九二一陽為帥以統羣陰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今初變九撓二之權則坤衆散而為弱矣二為初撓故下三有師而不從

有律以如己也 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從己張惠言曰初失其位

不虞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 疏云中軍、佐故云失屬杜預註鄭國將也

沈尹將中軍 杜預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杜意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說之

寢尹呂覽當染篇荊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

尹也彼薦孫叔敖為令尹當容其將中軍而使虞尹為之異于所染篇楚莊染

于孫叔沈尹似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云孫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察傳云

楚莊問孫叔敖于沈尹莖新序雜事作沈尹竺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為

令尹而讓孫叔敖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雖同故並存之

次于管 水經注不家渠水自梅山北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一說在管城

故城今鄭州北

敖鄗之間 元和志敖山在鄭州滎澤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
河陰縣志敖山沿河入境約二里許峯巒特起西岸壁立中僅容轎路其嶐
河之門户也

藍縷 方言云楚人凡布而無緣敝而紩之謂之襤褸又云楚謂無緣之衣曰襤紩
衣謂之褸杜紩縷也疏不引證誤

內官序當其位 內官冗中射郎尹之屬見祥水傳高書

逞大國之速 吳語注逞疾也言引逞退楚師之速無在于鄭還或者作迂
且堅切行速也佩觿辯證曰集韻括謂之迂一曰伺候也進也古書字使羣
臣侯視大國之速稍上鄭名字與逞別後人疑迂為速誤之耳

御下兩馬 書或作摍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搖人注引此傳作柄齊多

南書御傳書注手不從木

詩靴戰楚策兵不如者勿与靴戰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甲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六韜軍用篇丙路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也

出唐惠侯前志南陽舂陵縣有上唐鄉故唐國一統志故唐城在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五里唐侯國

遊闕四十乘周官車僕掌闕車之萃注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六韜軍用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 注注云衝擊車也 螳螂武士共載可以縱擊橫

駒伯曰杜預云郤克也惠云郤錡字駒伯郤克子

屋漏户户 惠云小尔雅户止也昭十七年傳扈民無淫是古皆訓户為止也据

漢書王嘉傳坐户殿門失闌免注亦引此傳為證似本訓為户蘇林輙摹城墓

次子騰石芝韵討自注亦引此傳户户知字本不誤

甚甚脫扃 甚說文引作异异舉也从廾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

人异异黃顏說廣車陷楚人為舉舉玉篇收廾部异渠記與基二切舉也亦

昏禮注扃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扃薛綜注扃所以止旗然此下有

拔旆投衡衡事則脫扃不為止旗橫木杜服云輈間橫木是也

垂獲不下 詩箋獲得也

抽矢菆 說文禮注菆菆取壯蒲莖也詩楊之水箋云蒲柳陸璣疏蒲柳有兩種

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皆可以為箭幹

於春秋傳晉軍〻渤可攷段于敖鄗〻杜注者赤楊也其辭先堅且去耳

楚重至　晉楚孫子注某車重車也杜注曰輦車挽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傳之所謂輿軍之大軍一任其〻退者也

遂次于衡雍　韓非子莊王既勝狩于河雍即衡雍也釋水水自河出為灉卻晉地不能已矣楚莊〻河雍是其蕩孽初出〻灉也水經注河水又東逕卷北晉軍爭濟楚莊告河即是處也方輿紀要黃河在開封府原武縣北二十二里楚莊所次晉軍爭濟皆是處也按原武縣日在河南明時大陂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原武遂在河北黃河南去縣二十里今屬懷慶府

遂圍蕭蕭潰　段玉裁曰下二字衍文

遂傅于蕭 傅由得國之也墨子備蛾傅篇禽子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傅

城後上先斷以為法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上不止 畢本改作上 後射既疾為

之今所謂蛾傅城之事也蛾同蟻孫子謀攻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麥麴 本草麴止痢齊民要術作笨麴 有神麴 以此為笨 七月用小麥不蒸者于丈

山鞠窮 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果使溫氣出

四川者為川芎

河魚腹疾奈何 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有隱書十八篇列於賦

文仲均子齊佚人遺墨書名得其書乃譯其詞之云此六謎一所云隱書也又

無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宣王發隱書而讀之呂覽重言載成

公賈與荊莊王讔說苑正諫咎犯見君平以白匡其隱文心雕龍諧讔篇

自魏代已來化為謎語迴互其辭使昏迷也

眢井而拯之）元和志眢井在徐州蕭縣北二百步方言出俗乃科

十二年傳）使人弗去）言使來責備者不肖士刑得其所便也

十四年傳）復室其子）劉炫以為傳之室復之者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宗家還其子處之以田宅祿也周書有一宅之祿自一室至于士卿之祿在周禮謂之宅田杜注那是其子所得同於穀也見於本經釋族表服以卿大夫之貴臣曰室老襄十七年傳華臣弱皋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家為室耳

宋葬）淮南精神訓焉葬義也注葬年知也

屨及于窒皇）杜注寢門闕也寢門之間安得有闕窒皇即窒皇也前書胡建傳護軍士注校所作壘壁上居壘者也謂前樓壘土為壘今謂之

酒水出是也若賓行謁篇作館及從庭釋文云宮室門闕亦

蒲胥之市）柳賓 一万九十一 鄭國志鄭城內有市名蒲胥故南郢楚都府一也一統志在荊州府江陵縣北郢城

見晏桓子）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邑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云三牲魚腊籩豆之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子而貢耳庭實東馬之陳而旅百者所陳旅幣各方各以其國之所有物之豐而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亦設籩豆百品于庭以答賓殊之此字非猶禮記亦見并此傳上文聘而獻物亦不誤其義矣

十五年 赤狄潞氏）注云潞氏國此用字單行不為國之不是氏之證路何其似者亦不白衣故有赤色非以赤狄白狄狄姓紀年之赤衣白衣之花苗紅苗黑

猨猨白猨 猨猨各自其種類耳 一統志臨洮郡城在臨洮府狄道城東北

子午妻 即午妻聲之轉也 莊子大宗師稱老聃謂之 作眉老前子成相篇

作午老是也 今本仕仍作午妻

初稅畝 王制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注云 藉之言借也 借民力治公田 美惡取於

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何休公羊傳注 聖人制井田之法 而口分之 一夫一婦（北齊制均）

私之一夫受田百畝 公田十畝 即所謂什一而稅也 廬舍二畝半 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

八家而九頃 共為一井 故曰井田 數是疏謂遂以為除去公田之外 又稅私田之

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 六韜軍略篇 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 視城中則有雲

梯飛樓

下臣獲考 當與下死字為句 考死猶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 詩傳申重也 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益加重固

敗赤狄于曲梁 一統志曲梁故城在廣平府永年縣治東 劉昭注引上黨記

曰曲梁在潞城西十里 名石梁 然曲梁當近潞城 若廣平之曲梁在山東

去潞遠矣 元和志斷梁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北三十里 下臨深壑 東西北三

面阻澗 廣袤二里 俗語云斷梁城 紀要斷梁城在沁州東北 南 舊作雞 而此曲

梁也

次于輔氏 一統志輔氏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北十三里

治兵于稷 水經注汾水又逕稷山東 西二十里 南北三十里 西有介山 十五里 山

上有稷祠 山下稷亭 春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 方輿紀要稷祠山在絳州

稷山縣南五十里

立黎侯而還　一統志黎侯城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紀要在黎城縣東北十八里

及雒　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方輿紀要洛水在同州朝邑縣南宣十五年晉侯及雒謂此被漢經師改洛為雒也

十六年及留吁　一統志留吁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赤狄留吁邑

宣榭火　服云宣揚威武之處也[illegible]鄭說從[illegible]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宣榭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藏之杜傳之人火而說春秋者舉諸天戒甚相叛引小也

傳以黻冕命士會其命服下之孫卿命以爻爲敝小國之君乃服黻公之孫自爵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疏云孫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公之冕鷩以下其大夫皆
玄冠與士同故黻與韍同玉藻三命赤韍注此玄冕爵弁之韠尊祭服異
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故他服之韠則玉藻所云韠君朱大夫素
士爵韋注謂玄端服之韠凡韠以韋爲之皮弁服皆素韠然則爵弁服以
上公自稱韍鄭云尊祭服異其名者以卿大夫作助祭用冕弁方施韍但祭服
尊故其尊之其實韠韍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云韍之制和韠明章住有文
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韎
韋而已

黻黼性詩不合針直以禮者爲得也出禮記黻皆殊也疏云黹因常青而

瓊曰殽禮運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疏云豚解者

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

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即兩髀兩肩）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

所升于俎以進神者特牲禮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

脅八短脅九（特牲注凡牲皆用右胖）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稱後係

禮書通圖十一體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三膊胳也（膊亦作肫）脊骨三分

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脡脊後分為橫脊脅骨亦作三分前分為代脅次中為長

脅後分為短脅按豚解下而王享有體薦羣取之以體奏與之體解者下

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某氏云六月甲辰朔不在今大衍云是年五月

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也以曆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六

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是

于鄧道 傳云盟于蔡楚鄧道蔡楚一地也方輿紀要考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

北十里

傳 于野王 方輿紀要野王城今懷慶府河內縣治

書 思以數者鮮 詩傳數善也言善恐不妄施之數也

庶有豸乎 杜預云豸解也疏以為方言文今本方言無之按周官封人職設其福衡置

其絼注鄭司農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絼古書以豸為絼其章

制牛之繩則豸亦制牛之義程子注雉牛鼻繩也即周今雉字方言雉理

也注云豸正理也此言卿大夫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雉之雉矣此矣平也二星平正之義与此相值也

十八年傳有蜀之役一統志蜀亭在泰安府泰安縣西

以失大援者杜預云不能堅事齊晉故云援失大援之謂行父之讒詞欺求寵

公之于齊躬聘表葬汲汲為主矣是其勤齊以事救反其路援之者亦甚力

詩文多明何可厚誣

壇帷 上 三踊而出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出國之儀亦自

有壇聘禮聘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辯復命與

介入北鄉哭 注北鄉哭新至別于朝夕哭 云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 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此出使君喪

復命之禮歸父既被逐不得復命于殯故使介復命也按當喪禮已于家入

門右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凡踊皆三

髽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
踊奔喪〻明日又明日也三日成服爲母〻喪皆如爲父〻禮於又哭不括髮插臣爲君
斬衰小三哭皆袒括髮齊衰又之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凡爲位者壹袒然〻歸
父惟壹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〻哭宜不袒
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云位有鄰列〻處如于初之哭位矣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六

吳沈欽韓學

成公元年作丘甲 疏曰如杜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之也夫一甸之地皆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以斂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為故曰作丘甲也 按杜據杜牧引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 李衛公問對引 曹公新書同 並古制惟七十五人其廝輿之役皆在步卒七十二人之中杜引司馬法百人為一隊則丘出二十五人當一丘而一甲也車兼輕重則一甸又出二乘也司馬法本于穰苴是春秋之中皆用丘甲之法而晉楚諸國可知也李衛

公問對山谷偶書云其論古制引之楚二廣廣之法每乘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爲多是

五出甲又不止一矣

于茅戎 方輿紀要大陽津在陝州西北三里黄河津濟處志云津北對茅城古茅邑也按茅戎蓋西戎之入居中國者鄭康成箋髦西夷别名括地志岷洮等州以西爲古羌國以南爲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悉静等州以南皆是于今爲松潘歷及疊溪營地茅髳同

二年于新築 方輿紀要新築城在大名府魏縣西南二十里趙武侯及魏惠王遇于葛孽即此城也其地又有築亭殷棟云直隷新築故趙世家作葛孽紀要又云葛孽城在廣平府肥鄉縣西宋孝記又作葛築地與衛近

戰于莘 名勝志莘城在平陰縣東十里通典云左氏非也傳有逐之三周華不注

〻丈峯在濟南歷城明吳沂水縣記云沂水縣北一百里有將軍峴〻西南有

鞍山之郤 山嶽也山東通志鞍山在歷城縣西北十里華山下

盟于爰婁 一統志爰婁在青州府臨淄縣西

傳 圍龍 水經注汶水西南逕龍鄉故城東一統志在泰安府西南通志龍鄉城

在泰安縣東南五十里

隕子辱矣 說文引云抎子辱矣抎有所失也廣雅抎失也呂覽季夏紀

抎于漢中高誘曰抎隕音曰數隕〻隕孔氏傳四年疏引云隕于漢中則抎與

隕古字通 錢辭抎 楚策莊辛云黃鵠折清風而抎矣抎即隕耳

次于鞫居 續志注引陳留志封丘有鞫亭古鞫居封丘今屬開封府

繁纓以朝 王肅家語注繁馬飾大帶纓當馬膺以素組衡以黃金為飾也

釋名鞅嬰也俠下繫嬰言嬰纓之也其下飾曰樊纓

于華）衛之華也杜預註齊地非今東昌府華縣

靡笄之下）齊東華不注山亦名靡笄方輿紀要歷山在濟南府南五里或以爲即靡笄山靡與歷相近通志亦名千佛山在府南十里

三周華不注）元和志華不注山在齊州歷城縣東北十五里水經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丘陵以自高據此晉人所以得逐之三周也

旦辟左右）石經作旦杜宋本同他本作且據旦日當戰預于一晉將其父使之辟左右其夢父不在戰日也作且誤

將及華泉）水經注華不注山下有華泉

故不能推車而及）據御車非右之事云不能推車者即上文鄭丘緩所云爲右

陸余以下推車者益御之止救寨猶軌其陰阻陷輪則須勇力之士扶輪故

基錢爲右擬不出此用禮旋貢氏字救寸后夾王車而趨左右爲八人車止則

持輪宋大興服志王救有持輪將軍四人推輪和官從八人即用禮遺意

奉觴加璧以進 杏之軍禮私省如此服王司馬注之陜命則左結旗司馬授

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 按韋昭晉語注代國獲君其奉獲晉惠是為

陪命

三入三出 杜預云三入晉軍求之劉炫曰齊侯三入齊軍又三出齊軍以求毋

父每出之時齊之將卒皆不怖懼以師而退不待齊侯致使齊侯入于狄卒按

劉說是也齊侯破聽之後出收復入晉軍晉軍方憤于毋父之給三入其軍

上言指目穿背輕縱出狄衛之之容情于劉氏所解皆明通是出杜預孔

頗違等第伯況狀立一家不容稽參同異故唐立五經正義而漢魏字經生

之業廢亡殊可惜矣

抽戈楯冒之 說文冒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國語注冒猶抵觸也詒

作冒韋昭注冒抵觸也狀與齊基素故以戈楯抵觸之齊侯乃逃入衛師也冒

釋文音亡報反非也

徐關入 一統志徐關在濟南府淄川縣西通志在博山縣東境

辟女子 惠云辟讀為蹕大司寇職使其屬蹕按文不必讀為蹕鄉士云為之

前驅而辟野士云以鞭呼趨且辟是辟為辟止行人也釋文音避非

銳司徒 尚書顧命正義鄭云銳矛屬

辟司徒 以漢大將軍有軍司空主壁壘事也淮南兵略要軍轄其壘司空

之官也至齊為司寇官

石窌 元和志石窌故城在齊州長清縣東三十里通志在濟南府長清縣南四十里

入自丘輿 萊蕪云者在益都縣界接沂州府費縣西有輿城與司馬丹葬丘輿者同地

馬陘 一統志云峪在青州府城西南亦名馬陘亦名弇中峪亦名萊蕪谷北經注淄水逕萊蕪谷又北逕馬陵係名其峪道

敢不唯命是聽 杜預云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非世言敢不寡君亦可從命此是晉言若不幸再敗方當以子命也

藉口 藉借也杜解藉薦迂

先路三命之服 尚書顧命郊特牲俱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
象路之貳也禮記疏先路亦殷路也對次如稱先而言疏引鄭注次輅是金輅之貳
則以先輅為金路義各有所當也然此先路亦稱之正車謂夏篆夏縵之等杜
預云嘗受王先路之賜今以而易新是不曉先路之義而妄為說於諸侯之卿
車服不必皆受于王所有大功若士會子犒者王亦不輕賜故傳特著于杜文
以為異數今此王命何能同時受王賜且計校于新舊乎杜直以先為前後之
解執道如此殆煩瑣家發明哉
椁有四阿 椁者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天子葬善之以旌事明之
表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而塗之
諸侯輴不題湊象椁疏云題頭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不畫

樣亦中央高如屋形但不為四注耳故謂天子諸侯之殯如其樣制則知四阿之樣是

天子制也周書作雒解設宗廟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廟四下曰阿

哭于大門之外 此並據葬前載柩南向時也既夕禮乃祖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疏云以柩還鄉外階間其以婦人從者上降在階又云賓入者拜之賓出主人送

於門外是賓來弔哭柩入門東之階下其他國來者柩入門西之階下也據士

喪禮無事時賓位從外兄弟在門外北上其有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

面兄弟皆即位 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

少進注云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

其亦賓爾少進前于列之異國來哭不就門西少進之位其非禮可知

遂常以葬 知此常為祖載時非始死及既殯後事者以諸侯五月而葬五月

以為未弔哭者非一不可存在大門內行禮惟趙氏棺為時無多故得援
人之例而閒中庭陳器車殺隧也鄭注既夕云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
前三日殯之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
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
是此可知朝遷柩於西為行始當在祖廟最後一日者也
天子垂 杜預語夏姬之兄鄭靈公朝兄弟何與其事當是先許嫁在御叔
前者列女傳無此句
不得尸君不反矣 御覽六百四十 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
人妻者棄市按漢律夫喪既葬始嫁未葬而嫁為不道夏姬將逢王臣故
說求襄老之尸

無為吾望爾也乎 言其後入曾不為吾望爾也久乎

蔡景公為左 左禮乘君，君乘車不敢曠左，故以蔡景公當其處

陽橋 言與杞為陽橋，在泰安州西北。陸澄曰：博縣有陽橋，亦地名，非橋也

公衡為質 成公維有子而幼小，不任為質，蓋宣公之子也

匱盟也 匱，大也。言空有是盟也

誰居 惠引檀弓及列子黃帝篇以證居姬互訓，言同於頌所爰何期猶

伊何也。期，辭也。釋文音基，與居姬義同也

而晉伯實來 而，汝也。實，當為寔，是也

三年圍棘 山東通志：棘亭在泰安府泰安縣西南境。水經注：汶水又西，淄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圍棘是也。按兩河

南有沙河即清水也以水臨之楼下當在縣境也

傳兩釋累囚 晉釋穀臣楚釋知罃謂之兩釋

兩宗藏 宗藏言宗子之事下次及于事乃是以次序而言晉之事杜預云

兩祖宗之任職非也

其位在三 荀庚上軍帥于六卿位在三也杜預以為下卿則下軍新軍將位

又是何物

將授玉 史記以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齊之王劭揚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是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探其旨而言 郁郁按史記齊欲尊晉為王其說非正義所取然王劭所稱兩君相見不授玉亦是據之誤也定十五年邾

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兩君相朝因授玉之義也邾子復朝為章

為王朝聘禮如聘禮修玉帛々朝者不執玉也典瑞職云公侯伯子男執

圭璧以朝王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亦執圭璧以相見是明證也玉字

說文作王三畫勻王字中畫近上直是史遷不識古文有此誤耳

郤克趨進　郤克為上擯相君也必趨進者晏子雜篇云兩楹之間君臣有位

為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遬古速字

並禮疏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

七年鄭伯堅卒　堅玉篇引作鋻古手古兩二切公羊作[illegible]臤穀梁作賢[illegible]

引漢陽校官碑以為臤即賢指其類經傳天切堅也或作鋻通作堅即此也

傳辰陵　粟蔡云今在許州西北

取汜祭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

五年　梁山崩　一統志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西十九里与郃陽縣接界

于蟲牢　續志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寰宇記桐牢亭在開封府封丘縣北二里一統志今俗訛之桐謁

傳　原屏放諸齊　列女貞順傳卿大夫外淫放

既而告其人曰　杜其人嬰齊所使之人也自以私意告之亦如衛出公問于子貢而子貢乃私于使者古人使問之禮節如此杜預注自告貞伯注人誤

降服　司服職大烖素服注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

乘縵　巾車注夏縵亦五采畫無瑑尔縵斯無文之謂以卑而降從卿車卑自貶之義

盟于棗林　一統志三棗山在汝南府汝陽縣西南二十里又有棗壁在縣北五里

棗林之說

六年　立武宮　以明堂位證之武宮蓋是武公之廟玩傳中立武之語則是作宮

于他所矣其言曰武宮未必廟也劉敞乃斥左氏為謬妄又並史漢而載之[杜預所以啟之]

一非謬妄矣敝之言禍不亦毒乎

取鄟　顧棟高云在沂州府郯城縣東北

傳　授玉于東楹之東　聘禮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當楣再拜側襲受

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中堂南北之中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臨

之兩楹之間若賓主敵者乃于東楹之間及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

也按鄭伯以兩君相見而降同大夫聘禮其志在過恭士貞伯譏其行速

謂失其常度耳其實鄭伯降心于晉者深也

鄤氏　一統志鄤城在汝州西南

謀去故絳　一統志翼城故城在平陽府翼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晉故絳都

郇瑕氏之地　一統志郇城在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瑕城在縣東南

從公立于寢庭　僕大夫如王之太僕掌內朝之事公揖則司士職之特揖旅揖王揖也入者入內朝諸大夫皆退去太僕從入路寢正君位乃卻立于庭以待羣臣之復逆

不如新田　一統志絳邑故城在平陽府曲沃縣西南晉新田地

有汾澮以流其惡　一統志汾河在平陽府曲沃縣西三十五里經絳州城南過州東折而西入稷山縣界西至河津縣南入河澮水源出平陽府翼城縣東

南澮山下西經縣南又西經絳縣絳經曲沃縣南又西入絳州界水經注翼

即絳陽孟在絳澮之陽方輿紀要絳水在絳縣西北二十五里

遇于繞角 方輿紀要繞角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

傳註桑隧 一統志桑里亭在汝寧府確山縣東

七年鼷鼠食郊牛角 穀梁傳鼷鼠鼠類之最小者或名耳鼠又名甘口鼠食物

當時不覺痛郭璞注云亦謂傳鼷鼠能以人耳

于馬陵 一統志馬陵故城在大名府元城縣東南隋開皇六年置馬陵縣

吳入州來 方輿紀要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古州來地鳳臺縣志州來即

今下蔡鎮

傳 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漢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地理考史記正義引括

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中呂皆漢之宛縣也按續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注引地道記曰故呂侯國水經注新蔡縣東青陂之東對大呂亭西南有小呂亭寰宇紀云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舍偏兩之一焉 卿行旅從巫臣非卿故教于旅從何謂聘使未有將兵車者非也傳疏曰古人以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楚廣之制每有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遣為偏之五十人也留二十五人也杜解非桓五年傳云先偏後伍偏亦卒伍之數當是留步卒五十人甲士二十五人偏兩各一也

八年傳宋華元來聘 杜預云聘不應使卿按聘禮君與卿圖事鄭云聘使卿然云及竟張旜周禮司常云孤卿建旜故知使卿也按聘禮記卿館于

大夫則知聘使是卿小聘乃使大夫也春秋經所載卿聘多矣杜預乃云

此言不知其何心也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　按宣二年趙盾以括為公族而主趙宗今括誅其田已邑

宗祀廢矣故韓厥有無後之言前之姬氏係于括家宗子收族之誼固然

括已滅無歸故武從姬氏畜公宮也

莒渠丘公　續志於海安丘縣有渠丘亭山東通志渠丘亭在青州府安丘

縣南三十里城莒國不在北海巫臣自晉之吳道出琅邪不由北海續志誤

也一統志渠丘里在沂州府莒州北

九年如宋致女　曾子問疏引服虔云致女謂成昏非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

之纓燭出是當夕成昏矣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于士皆當夕成

昏舅姑致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玄致之使孝非是姑致于夫婦也韋昭鄭玄致孝之說范甯本之以訓穀梁似亦未允女既嫁時施於結縭父母申戒之夫家待成婦三月更施父教于夫黨我以禮指之昏姻之好增家有反馬之禮女家亦當有聘問之使謂之致女玉篇餪饋女也集韻女嫁後三日餉食為餪女此仍周所行邦國之禮可知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吳野卒）杜預既推丙子為六月朔寔有赴從六月而追於六月之朔日乎齊與魯接境亦鄰不應久一月而赴史官記事亦不復倒互此杜自矜長歷于甲子不合則輒為出說

城中城）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沭陽縣西據厚丘城在沭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注是杜本作厚丘刊本訛為廩邱續志及山東志

于曹州府古蹟並引此中城即取此注廪丘之說

傳不忘先君 納采問名稱先君之遺命故稱莊孫稱先君

執諸銅鞮 一統志銅鞮故城在沁州南

南冠而縶者 續漢輿服志引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

操南音 呂覽音律篇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實始作為南音

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言衆材當立人人時亦無不可爲使

十年傳 盟于借澤 水經注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修亭南春秋之厚圓也杜預此注亦作武修 一統志武修亭在懷慶府原武縣

東六名膏肓

晉侯夢大厲　趙世家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即傳此事而

史遷更雜采小説雜之　惠云李頤注莊子曰死而無後曰厲

肓之上膏之下　素問奇病論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臍而痛是為何病　馬蒔靈樞經脈注云膈肓也凡人心下有膈膜前齊鳩尾後

齊十一椎周圍著脊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薰心肺也又按經穴分寸歌

又在脊上兩三寸第二椎下為附分三椎魄戶四膏肓第五椎下神堂尊

第六譩譆膈關七則膏當脊骨第四節而肓當脊骨第七節也

甸人獻麥　周禮甸師職主耕耨籍田鄭注云侯之籍田百畝

將食張　靈樞脹論有五藏六府之脹不同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

妨于食晉侯殆此

況不亡乎 叔中為鄭國之政君臣因執不謹修第六之禮以行其君更遣其

謀遂有子子孫繼之事此其不亡也必其人不可者言遂後難必子伊尹周

公孟乃佐之耳

十一年傳 吾不以妾為姒 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計身之長幼不論其夫長等

弟然二小有分別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孫炎云同出謂

俱嫁事一夫也一夫者以已生先後為娣姒若兄弟之妻本非親串同

自外來則互相敬曰姒并身之長幼未必論耳

宰御田 一統志鄭人宰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五里

十二年于瑣澤 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新鄭縣苑陵城西六日瑣澤按

此役也先与楚盟于宋而後以楚成失于諸侯盖為此會不書鄭去瑣澤鄭

地地主在焉可知也

傳金奏作于下 下者堂下也凡升歌在堂上鍾磬等並在堂下故皐陶謨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郊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也並禮記文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肆夏樂章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卿至登時其金奏肆夏卿至驚之以非人臣所受禮晉享穆叔金奏肆夏三不拜與彼同也並金奏有大有小孔疏不解鍾聲亦在堂下因謂作于地字故驚卿至此直是戲言成解經

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鄭玄云殷殷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於間天子無事則諸侯自相朝假如此年東方諸侯既朝天子而歸而西方諸侯不直朝天子則往朝此東方朝罷之諸侯也

十二年傳宣伯欲賜欲致口朝王之事以為己力也

王以為介而重賄之所禮賓舍于郊公使卿贈以觀率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是介有贈賄之禮也

伐我涑川元和志涑川在陝州夏縣今屬解州北四十里川東西三十里南北七里一統志涑水源出絳州絳縣陳村峪伏流五柳莊復出西流至聞喜縣界方輿紀要涑水城在蒲州東北二十六里

君亦不惠稱盟詩傳惠順也

焚我箕郜方輿紀要箕山在解州平陸縣東北九十里郜城在太原府祁縣西七里左傳焚我箕郜請此郜城若隱按郜之地形當平陽郡為呂縣者郜城郭置之郜之謂也郜城在平陽府浮山縣西南十里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劉炫以爲此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爲寡人

孔疏引鄭莊公告許大夫云假手于我寡人以此乃是鄭莊公之告許大夫自

述其言故我不可稱寡人曰稱此文亦相宜寡君之命斯此我字亦相自我而

稱其君爲寡君理也杜預直是不諳文理孔惟作杜之護身大

晉師乘和 文選典引注乘因也杜預解乘亦

戰于麻隧 一統志麻隧在西安府涇陽縣北

及侯麗 劉伯莊曰侯麗在今涇陽縣境

十四年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孫復曰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

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矣

傳 苦成叔 潛夫論志氏姓郤犨食采于苦號苦成叔路史國名紀解州

有若城 按若與鄀同聲

不内酌飲 酌當爲勺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此謂三日不食之後證之以喪服粥或疏食水飲也此傳言夫人既哭而息則是殯後正當疏食水飲以太子不哀故情欲不内勺飲也

十五年 仲嬰齊卒 杜預云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按仲遂生時已稱仲則遂身得仲氏矣待嬰齊爲後而曰仲氏則何待以後來繼絶之氏遂加生存之父乎

于鍾離 一統志鍾離故城在鳳陽府鳳陽縣東在府東西二城濠水流于其中

許遷于葉（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舊縣鎮）

傳）及暴隧（暴蔡縣史云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並周圻內之邑不是時為鄭所有也

十六年雨木冰（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歎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蘇文忠公集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詩秋有千林鬱鬱花穀含淞公林凍結也俗之霜淞曾鞏詩自注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加霜淞窮漢備飯甕以為豐年之兆

郾陵（方輿紀要郾陵舊城在開封府鄢陵縣西北四十里

于沙隨（水經注汳水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方輿紀要沙隨

城在歸德府寧陵縣北六里

公會尹子　杜預云尹子王卿士子爵諸畿內國皆封爵如蘇子者是也卿大夫但有八命六命四命々若而無以侯伯子男々次且尹子為卿士矣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得為子男也蓋王官出使尊々則曰王其卿士則通稱曰子矣單劉者亦曰子亦曰公不獨尹氏為然

傳　鄭子罕伐宋　杜預云因滕有貳而伐宋據大國皆貳故可乘間以侵小國滕小宋大雖羅蔦々仰鴻鵠彼有貳何妨宋力而乘々伐宋乎杜以傳文不甚出而強傅其事殊不思道理也

取諸汋陵　元和志汋陵在宋州寧陵縣南二十五里

至于鳴雁　水經注汳水逕小黃縣故城南又東逕鳴雁亭春秋傳衛伐鄭至

于鳴雁者也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雁亭一說者鳴雁亭在開封府杞縣北四十里

詳以事神 詳祥字通易視履考祥釋文考祥本亦作詳王正中詳程子作中祥

虞翻繫辭注吉事為祥公羊宣十二年傳注言用心曰詳

荀伯不復從 杜云不復故道顧云謂不復從事于楚按不復從者語首之餘

師不能軍或說荀營為楚所獲不復從軍而歸

而綴行首 惠云司馬法凡陳行惟疏淮南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曰綴系也

韓按行首領隊者也吳語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

稽此在軍中按陳之事此行頭即行首

陳不違晦 後漢書鄧禹傳癸亥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

宋星晦月 及六甲窮日皆忌出兵也

在陳而囂　孫子行軍篇軍擾者將不重也
登巢車以望晉師　通典三兵十　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版屋
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圜城
而行于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
楚師輕窕　漢書周亞夫傳楚兵輕剽難與爭鋒
皆曰國士在　惠云皆曰者皆晉楚之人也晉以楚有州犂楚以晉有苗賁
皇故云國士在然此說亦未順且從杜解
其卦遇復　王中厥目　惠棟文鈔注子曰此筮得復之頤也杜以坤爲西又
爲西南方之卦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蹙震爲蒼筤竹以矢上射之
象也凡卦上爲首元者首也元王即文辭國君也又文辭有災眚眚爲目

戩廉選著

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至于大敗以其國君凶者是也伏邪

故虞翻云坤為異邦故國君凶晉楚故以楚為異邦

徹七札焉考工記函甲七屬注云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謂上旅之

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為一札文獻通考兵十三甲様係四等計用甲葉

一千八百二十五片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

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

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盔子層

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

十九斤一十二兩按近世用鐵葉古用革札其制模之數如書故遂云云

學士不偏釋之之戰易甚多之古說不審按而辨作之之甲中之之者已六札矣

止一孔未詳知中呈二孔為數也

數年之附注 鄭類同志曰附幅也注屬也以數其幅如帶帶之幅而達屬之以為

衣而書崇杜注乃貫服說用禮司服疏引之案杜所指乃漢魏以下戎服而謂

袴褶也隋書禮儀志袴褶近代服以從戎今纂嚴則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

戎則縛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外官絳褶腰皮帶以代鞶革方言大袴謂之

倒頓郭云今雹袴也雹五縛之誤 吳志呂範傳注引江表傳曰孫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

漢以來稱袴褶即大袴也 唐會要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開元十九年勅應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 其制則文武官皆不服紋六服袴褶之制與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注冠褶供奉之官並大口袴褶之服則裡衣令則服之即袴褶之服又有大口袴不同大口修

至今俗稱馬袴者其袴褶但不能盡耳 始于趙武靈王胡服用其製者依鄭志

敢告不寧 劉炫云楚王云若乃傷于兄某傷十谷于穀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
龍犨曰不有寧也以傷為寧此與龍犨相如傳漢書高帝紀注李斐曰寧
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又哀帝紀注寧謂處家持喪服是寧有死傷之
義古訓亂愛憎之字皆互訓劉說是也
內旌于殽中 鄉射記注旌總名也釋天注旄首曰旌
楚人謂火旌子重之麾也杖其子重也 楚之侍因告其旌為子重之軍麾
子重必在其麾之下
執榼承飲 說文榼酒器也椑圓榼也孔叢儒服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
寧夷傷 服云金創為夷按漢書揚雄長楊賦金鏃淫夷遇共 峰 凡學士
不得有金瘡痼疾

楚師還及瑕 水經注北淝水東積為陂謂之瑕陂東南逕瑕城南左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一統志瑕城在潁州府蒙城縣東北

至于鳴鹿 明一統志鹿邑故城在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六十里寰宇記鹿邑故城在縣西十三里鳴鹿寺在縣城內

公還待于鄆 水經注濟河又東逕鄆城南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北八十里有故運城山東通志西鄆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南境鄆城故城在縣東南十二里元魏析廩丘置鄆城縣

親于公室 言親聲伯甚於魯也是以杜言郤犨頗露其情愫之迹于辭國之使不辭甚矣

奉君命無私 杜預云不欲郤犨請己拘無私通言聲伯之為人耳郤犨

所私于聲伯者何至即時宣布

十七年（於柯城）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內黃今屬彰德府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于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梅以此推之則十一月壬申爲十六日杜預以長曆十一月無壬申日可知從之長曆不通

傳（侵晉虛滑）高士奇曰河南府偃師縣東南有虛城

（至于高氏）一統志高氏亭在許州府禹州西南

（自戲童至于曲洧）方輿紀要新汲故城在開封府洧川縣南春秋時曲洧也案策戲童襄九年諸侯盟于戲即此也水經注汜水出浮戲之山在開封

府汜水縣南四十九里

壬子變卒 杜預云因禍自裁故死亦可祈也無憂懼結于中寢食廢于外則數日之間無全理矣史傳所載王商司馬攸以憂死者不可數豈必一一自裁于暗昧乎何休據之命以識傳杜預求通而妄造自裁之事皆傳之賊也

閉門而索客 淮南天文訓冬至七十二日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高誘注索君務遠閉門索客之臣之謀也

匽句須書 凡從匽邑名句須為之字其後氏焉

芳沙匽 水經注匽水出匽山之在長子縣匽內黃縣東流注于白溝方輿紀要

安陽河在彰德府北四里本名洹水出林縣西北林慮山中東流經府境又經臨漳縣西南達直隸成安縣界至內黃縣界永和鎮入衛水水道提綱

衛河逕彰德府治安陽縣東南岸有洹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即直隸內黃縣西境也 按內黃今屬彰德

師師圍盧 山東通志盧城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南六十里漢置縣宋字訛盧城在縣南五十里是時長清尚未徙利榆也巳志誤盧城去縣十五里蓋誤以長清故縣為盧城耳長清故城在縣西南十餘里宋景德二年徙利榆店即今治也

待命于清 一統志清縣故城在東昌府茌平縣東南通志在縣東南三十里續漢志東郡樂平故清章帝更名晉志屬陽平郡

後伐大夫殺 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先殺者罪之禮也不為無道以婦人而與田獵則荒耳

逃惑也　惑者屬畏之字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

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曰畏荀子勸學篇注畏猶死也通典注晉盧植注云畏兵

刃所傷又王肅云犯法獄死謂之畏白虎通去畏者兵死也此作惑者畏惑

文義通也考工記注故書畏作惑皋陶謨天明畏釋文馬本作威呂刑德

威惟畏墨子尚賢下云德威惟威是畏威字通也

圍巢　江南通志居巢城在廬州府巢縣治東北五里

十八年吾弒其君州蒲　穀梁云以吾論之寧與厲相言不言之而雲則書盾

厲則弒國何也蓋晉弒靈公時則有董狐之直筆趙盾遂受惡而不辭

之欒書弒厲公史筆未見如董狐也先列國無有所以誅其罪者晉之荀

史法其所趣而書之春秋不與其誅也故書曰吾弒其君歎非梧傳云逆

不臣者十八蓋即書偃而謗也春秋作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但稱國以弑公穀二傳循經而不得其故乃反歸惡于屠丁此其書尚可用哉微左氏則亂臣賊子惘惘者多矣

後入于彭城 今徐州府銅山縣治

于虛打 元和志兗州泗水縣漢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打也通志虛打即今泗水縣治

傳葬之于翼東門之外 寰宇記屬下墓在晉州翼城縣東南十六里高一丈六尺

有兄而無慧 漢書昌邑王賀傳故王清狂不惠蘇林曰氣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不能辨菽麥　說苑辨物篇王子建出守于城父與成公乾遇于疇中問曰疇也
者何也曰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吾子不知疇之為麻
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　世說尤悔篇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
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並明于大而
闇于小亦有良材文可稱求曾子駕羊何足掩其令名也
祁奚　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注云黃羊祁奚之字
籍偃　韋昭注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
以塞夷庚　陸機辨亡論旋皇輿于夷庚李善曰賢欽辨惑論曰其人者以
舫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　臧榮緒晉書曰安帝時司徒王謐議曰夷庚
未入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　[illegible][illegible]按據引詩序由庚萬物得

由其道者由同聲則是庚是王道蕩平之義李善以為藏車之所非也

杜此表庚又是宋通道也

襄公元年次于鄫 一統志鄫城在歸德府柘城縣北方輿紀要在睢州東南

皆古杜預注據傳所言疑是鄫國也

傳 寘諸瓠丘 一統志陽壺城在絳州垣曲縣南一里注云東垣縣按漢書表

河東之垣縣皆無東字東垣乃是真定也續志垣縣有壺丘亭

伐宋呂留 江南通志呂城在徐州東五十里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取犬丘 一統志 方輿紀要太丘城也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漢志注以為即太丘 後漢注太丘城故丘明

帝更從之亦頗據為口杜預疑其寺邑按是時楚方伐宋呂留鄭服楚王

為楚取也

二年傳知靈公之為靈也莊子則陽篇衛靈公之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

曰是因是也郭象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靈有二義亦可謂善也是謚法

亂而不損曰靈也

徒擇美檟以自為櫬齊民要術說文檟楸也楸梓二木相類以為棺材勝

於松柏埤雅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與頌琴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師氏龍氏等却無頌琴故杜以雅琴為

比然二琴形制不同三禮圖云雅琴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頌琴長七

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其他雅塤頌塤雅箎頌箎雅簫頌簫並雅倍

于頌則雅琴長于頌琴矣文獻通考頌琴在俗樂部十三弦形如箏此

後來改作非古之頌琴

婦不姑者也 禮子主婦入子室反諸其所尊也注親所饋食之室

城東陽以偪之 山東通志東陽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一名瓦城紀所在臨

朐縣東

三年盟于雞澤 元和志雞澤在洺州永年縣西南十里其澤魚鼈菱芡

州境所資一統志今盟壇在廣平府雞澤縣東南二十里即諸侯同盟雞

澤處遺址尚存

傳克鳩茲 一統志鳩茲邑在太平府蕪湖縣東四十里

至于衡山 杜預云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按一統圖烏程在吳郡西南百里

不往越吳而至杜說今所道經廣德州境猶杜翦亦非楚塞軍所能深入

劉昭注引或說在丹陽縣〻橫山當是祝穆方輿勝覽橫山在太平州當

塗縣東北六十里建康志橫山在江寧縣東南百二十里接太平州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其山四面望之皆衡故又名衡望山一統志山在溧水縣西三十里周百里跨上元縣及太平府當塗縣界按方輿紀要廣德州又有橫山在州西五里或楚軍由此歟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杜預云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按組條也練何成條文袍是有著之精非戰所用賈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爲固者以盈竅也其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焉鄭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按初學記二十二引周書四年不登甲不組縢注云備緬甲不以組步侯甲不組縢注云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疏云謂以組連甲及

為甲帶言終帶將紩縢字縢是緣約之名釋文之終結也如鄭意亦以組連甲因以為飾（皆亦並行注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屬兼身自衛甲札要用組甲絣其所道補正曰組乃綫紩

脩也讀如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甲綫也連考古書皆與賈説同

忠棣之名見庭同篇鄭之旅注為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也公息忌謂鄭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鄭君以為然賈氏之說本此被練即非甲則被練三千見左三百既非甲士是何物也以練袍為戰服妄矣且賈之盈竅社

既不明孔亦不解好為肌説搢者失儒不好學如是乎

盟于彭外（水經注時即彭水也音而裏三年盟于彭者地）

軍事有死無犯為致（韋昭注有死其事無犯其令為致命）

與之禮食 韋昭注禮食公食大夫之禮 按玉藻孫之者皆侍食則不為禮食也

士富為侯奄 晉注使范乾子為侯奄 韋昭注乾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

四年傳 猶在繁陽 續志汝南新郪縣有繁陽亭 一統志繁陽亭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金奏肆夏之三 按周禮注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 繁遏為執競 渠為思文 鄭所不取杜預復分繁遏為二徑形其陋

三夏 至 敢不重拜 詩譜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然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

鹿鳴合鄉樂疏云鄉飲酒義禮合樂皆降于升歌く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其于諸侯升歌大雅合樂小雅歌在堂上合樂在堂下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此上取也諸侯以小雅燕羣臣及賓而合鄉樂天子以大雅燕羣臣及賓歌小雅而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此用樂く若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諸侯于臣得用頌与此異如郊特牲大射燕禮皆云大夫賓奏肆夏及杜子春周禮注賓來奏納夏皆謂賓於入及庭亦行禮く時（於此互用其節而不）取其樂詩與升歌合樂別也據杜預解鹿鳴以下更設新義不知並樂所常用古也是並禮等篇從早時亦嘗寫目如

於蒲圃　一從左蒲圃在其年縣境

季孫曰略）漢律所云略人財物略賣人是也唐賊盜律注不和為略

與終子嘉父）一統志無終故城在順天府薊州治

后羿自鉏）續志東郡濮陽有鉏城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東紀要云縣東十五里

遷于窮石）路史國名紀云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今在六安州英山縣境故記皆謂刪丹蓋以淮南子弱水出窮石山在張掖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亦太遼隔故第據水經注大河故瀆西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故有窮后羿國也閻若璩已辨其非是考紀年太康元年羿入居斟鄩則斟鄩即窮石也山東通志斟亭在萊州府濰縣西南五十里有斟城古斟尋國

武羅伯因）世本夏時有武羅國中山經青要之山神武羅司之伯因古今人

表作柏因

伯明后寒）通志寒亭在萊州府濰縣東北二十里趙汸曰伯明君此寒國

家衆殺而亨之）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淮南詮言羿死于桃棓天問何

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章句言羿射獵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

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也按即此傳殺羿烹食事諸說之誤

有鬲氏）應劭云鬲偃姓咎繇後山東通志鬲城在濟南府德平縣東南三十

里在鬲津河左

浞因羿室）天問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章句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

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按傳則純狐本羿妻故路史云浞乃烝取羿室純

狐爰謀殺羿羅苹注純狐羿妻名

滅斟灌及斟尋氏）紀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口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齊乘斟灌城在益都府壽光縣東四十里之為斟灌店通志云寰宇記斟灌城亦名東壽光据水經注堯水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則此為東矣

處澆于過）通志過亭在萊州府掖縣北境

處豷于戈）即哀十二年宋鄭之間隙地曰戈

周辛甲之為太史）藝文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云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賈逵以為辛甲即尹佚藝文志又有尹佚二篇云在成康時兩大戴記之史佚不得為一人

官箴王闕）夏商皆有箴見逸周書呂覽謹聽篇引周箴曰夫自念斯學

德亦各盖六年甲之條書也

獸臣司原）賈子禮篇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戎狄荐居）服云荐草也劉炫謂莊子云麋鹿食薦即荐是草也服言是

杜釋以內能上文如臣老猶獸居也依舊為草而說漢書匈奴逐水草遷徙

城郭常居是也杜預以為荐聚則同于土著何爲土之有

敗于狐駘）一統志狐駘山在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通志目台亭在縣東南

十五里

逆喪者皆髽）言不為姑死之服即用小斂時之髽髽者禮變也問喪親始死

雞斯徒跣士喪禮小斂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

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 士冠禮注纚一幅 長六尺以韜髮也

則豚門盧植之所以索髮而冠以全幅星而角之　髽之異于髻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

露紒其象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為父髽衰注髽露紒也亦用麻蓋以麻自

項而前交于額上却繞紒如著幓頭焉檀弓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

婦人髽以髽當免此對士喪禮眾主人之免者也孔子故云男子之免乃

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別以麻髽對男括髮時以布髽對男子

為母免時以露紒髽當喪服之女子在室髽衰又云喪服而則皆是成

服後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論女子未成服之麻布髽也既言髽衰三

年益知恆髽之露紒也孔氏于小記既明三種之髽後主鄭氏露紒之義

為三年恆服是不違正經于義得矣杜預亦不喜為父母執三年喪故于

此類之也遂喪者多不能備此服髽亦然傳者識之要于是非不成服

禮本有髽笄僂之始髽于魯雖衰替不至於杜預之等忌悼也孔穎達
本亦不尚樸學故逞快照以鄭家行之說而不復尋鄭喪服注用麻之
義此殆舊人誤也

魯于是始髽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注禮婦人弔
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喪服記注云笄
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 續漢志皇太后入廟服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魚須擿長一尺
按弔服用吉笄而無首因于女子子為父母卒哭後歸夫家而著吉笄折其
首也魯習見狐駘之役吉笄纚以髽此失之過重而杜預以為凡為喪者皆
惟髽而無服此宋人之解書也

國人誦之 [illegible]師職鄭司農注云奏歌悲誦此國人之誦所謂哀誦也

我君小子)抑之詩實以小子於季小子皆錄屬之也案之禮天子未除喪稱
小子諸侯有小子侯稱以在定如之者故知

五年會吳于善道)說文注吳地既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一統
志盱眙故城在泗州盱眙縣東北吳善道邑

傳)貪也君子謂楚共王于是不刑)劉敞曰傳言子重夫貪殺之嘗已何謂不刑
乎解經義此取舍要從據左氏所載君子者皆其時先生長老之言此者所以本
同異之趣極商榷之情故其言有是有非存好學深思者自得之劉敞之
言何其妄也敞方注孫者證臣旺掇劉敞之論蓋亦謂左氏自作史敘而
託諸君子云尔夫使非其時君子實有此論左氏自以為君子而著其論于
聖筆之後所之史策之間謬妄已極尚何問其論之當否乎夫左傳紀

事之書也紀當時君子之論云然耶以知世風之升降後儒妄規左氏之過何來之晏耶

會于城棣（水經注濮水故瀆東北逕南北二棣城間襄五年會于城棣者元和志南棣北棣二城在鄭州陽武縣北十里）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趙汸補注曰行父毅直主應守國政侍舍大惡稱小善亦當時儒俗之論且照稱趙汸亦未悟左氏之意序左氏為儒俗之論不知左氏所記者亦當時儒俗之論也）